



布谷，布谷

■王同富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大洋河入海口的芦苇荡里，侦察员马杰隐蔽了许久——他在等待大海涨潮，盼着太阳落山，渴望神秘的交通员出现。

打了个哈欠，马杰扶了扶绑在腰间的渔篓。终于，大洋河涨起的潮水奔向了大湾子上游。

前一天傍晚，马杰从旅大地区由我党地下交通员掩护，连夜赶往安东地界。今晨天刚蒙蒙亮时，他便潜伏于此。

自旅顺市郭家甸出发，马杰仅带了一块大饼。赶赴南关岭时掰了一半投给敌军哨卡的看门狗，剩下半块自己吞下了肚。此刻，他饿得前胸贴后背。趴在芦苇荡里，马杰发现芦苇根处不时有蟹子爬过，便捉到几只果腹。他知道前路还很艰难，不知当地党组织派来的交通员，会怎样带他跨过这段海路，同中共南满省委的同志联系上。

“布谷鸟叫声”“一束菊花”“红头绳”，马杰寻思着与交通员接头的暗号。大洋河退了潮，成群的鸟落至河道滩涂，又绕着芦苇荡低空盘旋。

马杰16岁时加入革命队伍，后随部队撤回关内成了侦察兵。这次他受组织派遣渡过渤海湾，进入刚由苏军接管的旅大执行任务。

9月的安东，阳光依旧火辣。夕阳燃烧时，马杰眺望那弯曲的河道，有只舢板自大湾子上游顺河道缓缓驶来，上面放着一束菊花。

“布谷，布谷！”马杰发出布谷鸟的叫声，捋了捋绑在腰间的渔篓。听到约定暗号，摇橹的姑娘停下手，高举一束菊花。暗号对了一半，马杰心里亮堂起来，扶着渔篓从芦苇荡钻出。

“姑娘，可以搭船吗？”
“可以！”姑娘扬起一张清秀的脸，随手把长辫子甩到脑后，发梢一根红头绳格外醒目。

马杰乐了，双腿一跃跳上舢板。“先生，你住何方？”姑娘问道。马杰没有吱声，却接过姑娘手中的橹摇了起来。

“安东的菊花开了。”马杰瞅了一眼菊花，轻声感叹。
“侦察员同志，可把你盼来了。”交通员热情地说道，“听口音，你是安东人？情况紧急，否则应当请你吃顿家乡的炒叉子。”

“一切等到安东解放再说吧。现在

十万火急，此次我们要把党中央的指示，于明天黎明前转到中共南满省委。”马杰道明任务，并拍了拍腰间的渔篓，接着摇起了橹。

舢板从大洋河驶入大海。
“我的任务，是与你假扮成一对夫妻。咱们沿海岸线一路向东，在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靠岸，中共南满省委派人接应。”交通员说。

“这一路，青泥洼、南关岭、金州城等都有国民党特务埋伏，不知安东这边怎样？”马杰边摇橹边问道。
“安东情况更复杂，日本鬼子刚战败，国民党正规军就开进了安东。貔子窝、庄河、东沟一带的土匪恶霸与蒋匪军穿一条裤子，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就在今天，孤山戏楼上，一名同志还被国民党反动派点了‘天灯’……”交通员一面介绍情况，一面从舢板内捉住两条活蹦乱跳的鲑鱼，马杰赶忙打开腰间的渔篓盖子。

“日本鬼子战败了，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老百姓还是遭殃。”交通员控诉道。
“放心吧，我军会进驻东北的。”马杰说着，摇橹摇得更起劲了。

夜静悄悄的，海面隐约出现几处灯火。突然，几只大雁受到惊吓，“嘎嘎”叫着飞了起来。

或许是被大雁惊动，远处的灯火渐渐亮起来，向舢板驶来。
“不好，是国民党军队的巡逻艇！”
“记住，你我是夫妻，打渔的。你叫姜海，我叫魏红。”交通员急声提醒。

马杰小声命令道：“你用橹把我打伤，快，打我胳膊！”
交通员操起橹，向马杰抡去……
巡逻艇靠近了，探照灯照向舢板。此刻，借着巡逻艇的探照灯，只见交通员快速从扎着长辫子的红头绳里，扯出一张红纸含在嘴上抿了抿。

一个骂咧咧的蒋匪军跳上舢板，操起短枪冲他俩骂道：“深更半夜，你们是干什么的？共军的探子吧？”
“长官，她是俺媳妇。俺们是打渔的。”马杰陪着笑答道。

“他叫什么名字？”巡逻艇上的一个蒋匪军冲交通员喊道。
“他是俺丈夫，叫姜海。”交通员也陪着笑答道。
“她叫什么？”
“魏红。”马杰答道。

“大半夜，打什么渔？”
“俺丈夫胳膊受了伤，摇不动橹，所以回来晚了。”交通员抿着嘴唇解释道。
巡逻艇的探照灯照向马杰，一人跳上舢板，撕破马杰的衣服。只见其左胳膊上确实有伤，便没了疑心。

“这小媳妇，看样子像刚结婚。”巡逻艇上领头的人望着海面四周，下了命令，“把鱼带走！”
蒋匪军如强盗，把舢板舱里的鱼连窝端了，还要抢马杰腰间的渔篓。见此，马杰把渔篓倒了个底朝天，倒出两条活蹦乱跳的鲑鱼，紧接着把鱼扔到巡逻艇甲板上。

巡逻艇开走后，为隐蔽目标，马杰决定丢弃舢板。他与交通员跳入大海，二人护着渔篓，向大东沟游去……
“交通员，你多大？”
“俺17，你呢？”
“大你一岁。”

东方露出鱼肚白，大东沟的河道就在眼前。马上靠岸了，交通员却支持不住了，身子渐渐下沉。马杰想要将她拽住，却被她推开：“别管我，护好渔篓！”情报就藏在渔篓里，马杰紧紧抓着渔篓，眼看着海水淹没了那根红头绳……
“布谷，布谷”，马杰怀抱渔篓，耳旁似乎又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后来，中共南满省委接应人员赶来了，对过暗号，已精疲力竭的马杰将情报交给了组织……

那一年，是1945年秋天，正是安东菊花盛开时。
海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98岁的离休老干部马杰，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她还活着。”马杰说，1951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观看祖国慰问团赴朝演出时，他见到一位身着军装的女演员，她就是那个交通员，错不了。
“那您与她见面了？”
“当时人山人海，演出后便开拔了，演出队也散了，上哪找啊？”
“您找组织查询过吗？”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再说，那次是秘密任务，找不到……当年日本投降，国民党要抢占东北，党中央英明决断，指挥八路军一部分部队秘密进入东北，为解放战争胜利抢占先机。”马老擦了擦泪花，接着说：“党中央传往东北的情报，不少都是通过旅大传出去的……”

马老累了，不再吭声。窗外布谷声声，衬得屋内愈发寂静。
前赴后继，祖国的大好河山得来不易。有多少个马杰、多少个交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隐姓埋名？
我想把这个80年前的故事写下来。2025年，在辽南的一个春夜，我终于完成了它。
放下笔，窗外的月牙西下了，天将破晓。

★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1935年春，川北夜空新月初升，嘉陵江波涛滚滚。罗家溪峡口深处，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撑着一只破旧的牛皮筏子，缓缓驶出峡口。突然，山坡上传来一声轻喝：“罗六娃！”江面朦胧，少年回头一看，顿时一惊，他望着来人，心中翻涌着复杂情绪。

几天前，四川成立了“围剿”红军的总指挥部，罗家乡公所乡丁队长杜马志最为嚣张。此人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他带着手下四处张贴“剿灭”红军的标语，收缴所有船只，还加收“剿红捐”，搞得乡村人心惶惶。

此刻，罗六娃站在他面前，冷冷问道：“杜队长，难道连这破筏子也要没收？”



■金青禾

涛惊江月

杜马志甩着手里的枪，语气很不耐烦：“老子急着过江，借你筏子用用。”
罗六娃上过私塾，辍学后在家种地，后来去乡场做伙计，还跟着当纤夫的父学学拉船。他听过许多侠义故事，也懂得救困道理。乡丁催逼“剿红捐”时，他母亲因无法交清捐税，被关押、吊打，最终被枪杀。他父亲是中共党员，回乡组织抗捐活动，结果被杜马志杀害。地下党员将六娃父母埋葬，劝他远离家乡。不久，六娃也加入红军。

当晚，六娃接到情报，内线罗乡长有暴露风险，他要到西岸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请示下一步动作，没承想遇到了杜马志。仇敌送上门，正是报仇好时机，可六娃身负任务，耽误不得。思索过后，他点点头，“好吧。不过我还是劝你找大船过江，更稳妥些。”

杜马志急于过江，看到六娃如此顺从，紧绷的脸也放松了些。
“杜队长，我这皮筏陈旧老化，容易破损，若遇暗礁，难保安全。我水性也不好，若遇危险，恐难相助……”六娃故作犹豫的样子。

杜马志听得不耐烦，瞪眼道：“少啰嗦！”说完，便跳上皮筏，扬了扬手中的枪。六娃又故作害怕的样子，试探着问：“队长办的是公事，完全可以坐船的，我这筏子慢得很。”

杜马志脸色一沉，厉声道：“不该晓得的莫问！你想找死？”见六娃害怕得发抖，他又有些得意，便干脆坦白：“告诉你也无妨，你二大爷参军后改没改过名字？”
“没改过，他战友说，他就叫王天喜。”
六娃“啊”了一声，心道正好。杜马志扫了六娃几眼，心中暗想：等到对岸，再举枪灭了你们。

江水冲击下，皮筏速度变慢，杜马志不时催促六娃划快些。突然，一股浪打来，皮筏被冲得直打旋，江水溅到两人身上。杜马志吓得脸色发青，惊叫道：“死娃子，搞鬼找死吗？”
皮筏即将到达江心，前方旋涡显现。六娃提醒道：“杜队长，坐稳咯。”话音刚落，他用力双桨齐划，皮筏被推进激流，冲转了方向。接着，一个巨浪打来，皮筏被抛起又跌落，连人带筏被推向旋涡。杜马志吓得哇哇大哭，手枪还未举起，便被抛入江中。六娃趁机猛扑上去，从背后抱住杜马志的腰，将他压入水中。

惊涛骇浪里，一大一小作生死搏斗。杜马志被按在水中，挣扎叫骂，江水灌入他口鼻，呛得他渐渐瘫软。而六娃凭借极好的水性，憋气等待对方停止挣扎，随即顶翻皮筏，露出水面换气。他一手抓着皮筏，一手拖着杜马志的尸体，顺着旋涡流向，游到浪平处。他在杜马志身上搜出所带信件，又将其推入江中，任其尸身随流水漂走。

六娃挤干湿衣，忍着寒冷，藏好信件，吃力登上江岸。回首，见月光洒在江面，江面上，浪涛滚滚，似永不停息。

留白

■孙佳欣

马杰时常梦见舢板上的那束菊花和女交通员甩起辫子时那根醒目的红头绳。梦里，他们并肩战斗，将敌人耍得团团转；渔篓里的鲑鱼活蹦乱跳，似在为他们喝彩。梦醒，夜色黑沉，一弯月牙悬挂中天。女交通员没有牺牲，却与马杰再无交集。在那黎明的前夜，他们互不知晓姓名，却是最亲密的战友。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萍水相逢却生死相依，只为那声“同志”，为那共同的信仰。

寒风袭来，罗六娃打了个寒战，可他的心却是滚烫的。看着辽阔的江面，罗六娃心潮随浪涌翻腾——他为爹娘报了仇，也保护了罗乡长。明月将银辉洒在江面，也随着浪涌滚滚向前。

训练结束，在洒满晚霞的山坡上，女兵们笑得明媚灿烂。面对未知的未来，她们跃跃欲试——会有更精彩的故事，会有更难忘的风景。

时隔多年，王大勇终于找寻到了自己的亲人。站在无名烈士墓区，他说，不用接二大爷回家了，这里有这么多战友陪伴他，他应该很开心。风吹松林，松涛阵阵。

故事的魅力，很多时候在于留白。每个读者都能在一个故事里，生发出不一样的想象和思考。读者朋友们，值此人间芳菲四月天，不妨伴着这些故事，放飞想象的纸鸢。

本版插图：赵建华 秦子洋 吴晓峰
图片制作：陈新阳

长征

第6433期

★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这场三天两夜的综合训练终于结束了。远处的山伸展臂膀，任凭云朵依偎在它身上。

这次训练，大队领导特意将女兵编成一支独立队伍。

训练第一天，60公里急行军后，她们来到了驻点。

“一组一个帐篷，抓紧时间，晚上7点之前完成！”
“就给15分钟的时间啊！”王宇小声嘟囔。

“这才休息了还不到5分钟呢。”孟珂赶紧把作战靴里的水倒出来，将袜子拧干。

“赶紧的，别让人说咱们女兵慢！”刘芸是女兵组组长，她边说边将装地钉的包裹打开。“肖梅，你和王宇负责打地钉，孟珂负责撑杆，刘洋跟我一起把帐篷的内帐撑起来。”

女兵们迅速行动起来。
帐篷搭好后，大家开始收拾背囊，将被褥铺好。“把脚抬高点，让血液回流。”刘芸叮嘱道。许是太累了，不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

突然，刘芸听到外边有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远。4年的特战训练使她拥有敏锐的感知，她打算将计就计，来个“瓮中捉鳖”。

其余女兵也警觉地坐起了身，用目光默默交流着。
“能判断出几个人吗？”
“听脚步声应该是两个，我到帐篷口看一下情况。”

借着月光，刘芸看到前方5米处有“敌”正在靠近。
在他们试图拿走女兵储物区的单兵干粮时，女兵们猛地冲出帐篷，将“敌兵”的手转到身后，又用背包绳扎扎实实地系了个死结。

“送到指挥所！”刘芸干脆利落地命令道。

特战女兵

■刘芳芳

天刚露出鱼肚白，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急集合！”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抢夺那座山的制高点，各组按到达先后顺序排名。”大队长指着远处那座山说道。

抢夺制高点，须走20公里的山路，还要爬一座望不到顶的大山。

行进至半路，突然下起雨来，女兵们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向前。接近目标山体后，她们却找不到上去的路。

“爬上去吧。”王宇拿出抛绳器。
“我先上。”刘芸把抛绳器抢过来，抓住一根粗树枝，确定挂牢后开始沿山坡往上爬。

爬到山顶后，她放下绳索，女兵们顺着绳索顺利抵达山顶。

那天晚上，雨下了一整夜，帐篷里灌进了水。有领导关心她们，让她们到车里睡。“女兵也是兵！”她们干脆地拒绝了。

第三天，大家的身体已极度疲惫，每个人脸上都是泥土，还有的受了伤。“同志们，加把劲。”刘芸的声音不再响亮，却让每个女兵从心底涌出一股很大的力量。

最后一个课目是渡海登岛。在途中，刘芸呛水了。猛吸了几口

气，她又把头埋下去，继续往前游。她慢慢适应了节奏，腿部却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是水母。她的身体瞬间失去平衡，身旁战友疾手快将她托住。“没事，我能坚持。”她用力做着收翻蹬来的动作。

茫茫海面，女兵们沉默而执着地洒泪渡着。
她们与男兵一同到达终点，大队长十分高兴，“不愧是特战女兵！”

下午，准备返回。
刘芸坐在山坡上，望着天边飞过的大雁。最晚下周，这群朝夕相处了4年的姑娘们，就要分开了。她们会到新的地方，开启新的挑战。

突然，她的眼睛被一双手蒙上了。
“别闹，孟珂。”
“可以呀，不听声音都知道是我！”
“孟珂，你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呀？”

“不知道，但我觉得一定有更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女兵们围过来，夕阳照在她们脸上，格外灿烂。

“女儿们，集合在阳光下一……”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这首《女兵谣》。

寻亲

■贺小波

★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入春以来，一场雨下了三四天都没有停歇。

陵园办的丁主任坐不住了，再这样下去，全县散葬烈士墓搬迁工程啥时候能竣工？烈士们啥时候能住进“新家”？

第六天，天终于放晴。丁主任立即通知工人们加快施工进度，务必在规定时间内给英雄们建好“新家”。

这天，丁主任刚从施工现场回来，就有人来访。来人叫王大勇，是来寻亲的。“寻亲？”丁主任忙问：“烈士是你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是我二大爷，叫王天喜，是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
“有名字就好查。”丁主任打开电脑，在烈士英名录中搜索起来。可搜了半天，他遗憾地说：“真是对不住啊，英名录中没有这个人。”

听到这话，王大勇急起来，“怎么会没有？他就是在那次战役中牺牲的！我多临终前留下遗言，让我一定找到他，把他接回家，让他们兄弟‘相聚’……”王大勇眼里含着泪，“我二大爷17岁当兵，最后牺牲在孟良崮……”

“不知道，但我觉得一定有更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我们起拍个合照吧！”女兵们围过来，夕阳照在她们脸上，格外灿烂。

“女儿们，集合在阳光下一……”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这首《女兵谣》。

王大勇叹了口气，说：“以前家里穷，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这心思。再说，那时消息也闭塞，找不到地方去打听。”
“谁能确定你二大爷牺牲后就埋在